

大路

伊林柯夫著

時代出版社

大 路

苏联 伊林柯夫著

党 鳳 德 譯

時 代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В Ильенков

БОЛЬШАЯ ДОРОГ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4

內 容 提 要

大學生符拉基米爾是斯摩稜斯克星火集體農莊主席尼古拉的兒子。他和瑪莎從小就有純潔而真摯的友誼。他們的友誼是建立在為全人類的偉大幸福而鬥爭的共同基礎之上的。瑪莎是星火農莊的勞動能手，以後為了幫助落後的農莊，她被調到鄰村的農莊擔任工作隊隊長。由於一個壞分子的造謠中傷，瑪莎抑鬱病倒；符拉基米爾從莫斯科趕回看她。他騎着農莊的馬遠道請醫診治時，因耽心瑪莎的病勢，催馬急馳，以致把馬累死。依照法律，他應賠償一萬二千五百盧布，這使他和他的父親陷於尷尬的地位。瑪莎向她父親要了錢，以匿名信寄來代為清償。偉大衛國戰爭時期，德寇進犯斯摩稜斯克，符拉基米爾便參加了民兵師，隨軍回原籍作戰。瑪莎也參加該師，擔任偵察敵情的秘密工作，因事洩被敵人捕獲，囚入鐵籠。符拉基米爾和兩位勇敢的青年冒險將瑪莎救出，而他自己不幸負傷落入敵手，不屈而死。

本書是一部激發青年的愛國主義熱忱和培養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長篇小說，曾獲一九四九年斯大林獎金三等獎。作者通過本書主人公符拉基米爾和瑪莎等的形象，描寫了蘇聯男女青年在勞動生產中和保衛祖國的鬥爭中所表現的豐功偉績和道德面貌，同時也通過一些因思想落後對蘇維埃政權不滿的人們被德國間諜利用而出賣祖國的事例，說明提高警惕，加強思想政治教育的意義。

時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許可證出字 45 號

(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十四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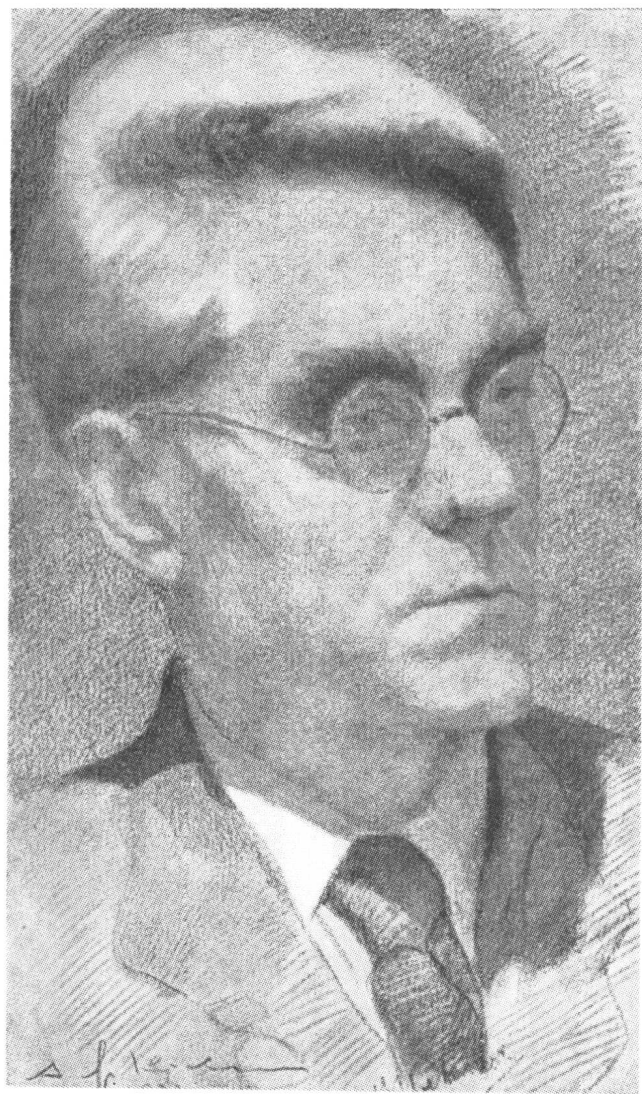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外文印刷廠印刷 北京第一裝訂生產合作社裝訂

1955 年 10 月北京初版 195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1-12/32 字數：260 千字 插頁：1

1—20,000 冊 定價 (6) 1.20 元



伊 林 柯 夫

本書主要人物姓名及愛稱表

符拉基米爾·尼古拉也維奇·傑格嘉列夫（沃洛吉亞；沃洛金卡）——
大學生，共產黨員。

安得烈·吉洪諾維奇·傑格嘉列夫——符拉基米爾的祖父。

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傑格嘉列夫——符拉基米爾的父親，“星火”集
體農莊的主席。

安娜·庫茲米尼奇娜（安尼亞）——符拉基米爾的母親。

塔拉斯·庫茲米奇·普羅塔索夫——符拉基米爾的舅父，獸醫。

鮑里斯·普羅塔索夫（鮑列卡）——塔拉斯的兒子，大學生。

吉摩費伊·安得烈也維奇·傑格嘉列夫（吉摩莎）——符拉基米爾的大
伯父，森林看守人。

米哈伊爾·安得烈也維奇·傑格嘉列夫（米莎）——符拉基米爾的二伯
父，將軍，民兵師師長。

葉果爾·安得烈也維奇·傑格嘉列夫——符拉基米爾的叔父，冶金工
人。

伊凡·卡爾波維奇·舒嘉耶夫——克拉斯諾霍爾姆區的區委書記。

瑪麗亞·亞歷山大羅夫娜·奧爾洛夫（瑪莎；瑪申卡）——“愉快勞動”
集體農莊的工作隊長，符拉基米爾的愛人。

亞歷山大·斯捷潘諾維奇·奧爾洛夫——瑪莎的父親，“星火”集體農莊
的總務主任。

德米特里·彼得羅維奇·別洛塞羅夫——師軍事委員會委員。

尼古拉·尼古拉也維奇·甘蘭斯基——老布爾什維克。

維津基·伊凡諾維奇·庫里奇柯夫——科學院院士。

娜塔里亞·庫里奇柯娃（娜塔莎）——院士的女兒，鮑里斯的女友。

塔吉亞娜·巴蘇爾柯娃（塔尼亞；塔紐施卡）——瑪莎的工作隊的隊員。

在这秋天的、淡灰色的、一生中最光輝的日子，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也像平常一樣，天一亮就睡醒了，並且首先朝窗口望了一望，看看天氣怎麼樣。

稀稀疏疏的雪片在飛舞着，一觸到暗黑的地面便立刻融化了。靠近停車場的路灯下面，一個水窪閃着淡淡的光亮。蘋果樹在一夜間落光了最後的葉子，幾隻青鳥在光禿禿的樹枝上蹦跳着。

“還沒有結凍。少不得要在泥濘中趕着馬走呢！”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懊惱地尋思着。今天在黨的區委會議上，他得就集體農莊二十年來的生活作一次報告。

“二十年啦！”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想道，仍然朝窗口望着，驚嘆着歲月的飛逝。他覺得就在不久以前似的：在這一個秋天的日子，他赤着腳走在冰涼的泥路上，去參加“星火”集體農莊的第一次莊員大會……“二十年啦！”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懷着歡欣的驚訝，端詳着行列勻稱的看不見盡頭的蘋果樹，端詳着果園外面黑壓壓的像一座塔似的秣草堆，端詳着鵝卵石道路和那發電站的紅屋頂，彷彿頭一次看見他所創造的東西。人的雙手聯合起來發揮出的偉大力量使他驚喜不置。

可是最親愛的——他爲之而栽培了蘋果樹，修築了街道，他爲之而忍受了吃不飽睡不足的痛苦，節省了每一條繩子和每一根釘子——是在這裏，在旁邊，在隔壁：在那裏睡着的兒子。

符拉基米爾是在前一天出人意料地回來的。傑格嘉列夫一家

都很高興他回來參加節日，但是符拉基米爾說他過兩天就要跟學生代表團一起坐飛機到國外去。

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邁着小心的步子走到門跟前，但是地板在他那沉甸甸的皮靴下咯吱咯吱響起來，他猶豫不決地站住了：還是別把他驚醒的好。但是想看看兒子的願望非常強烈，他忍耐不住，所以把門微微地開開了。

符拉基米爾睡得很熟，安娜·庫茲米尼奇娜在床邊坐着。

“她大概通宵就是這樣坐着的，”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深受感動地想道，一面把門關上。

安娜·庫茲米尼奇娜凝視着兒子已經成年的面孔，同時回想着他童年時代令人担心的日子。有一次，她懷着一種模糊的不安，剛剛教完課就從學校跑回家來，果然母親的預感沒有錯：沃洛吉亞從房頂墜下來，折斷了一隻胳膊，他身上纏着石膏繃帶躺着，低聲說：“媽，握握我的手吧。”她通宵握着他的手……

那年夏天，沃洛吉亞跟幾位小朋友一起跑往第聶伯河去。安娜·庫茲米尼奇娜看見他的時候，他坐在自己編的木筏子上，已經漂到河心了。沃洛吉亞用一根長竿子划着，他的表兄鮑里斯·普羅塔索夫却搖晃着筏子。他們一夥中年紀最小同時也是沃洛吉亞最喜欢的葉戈魯什卡吓得直叫喊。葉戈魯什卡叫喊的時候，鮑里斯感到很高興，他更起勁地搖晃着筏子。筏子上的木板鬆開了，孩子們都落到水裏去了。

沃洛吉亞抓住了一塊木板，木板帶着他漂起來。葉戈魯什卡只腦袋露在水面上。

“抓住呀！”沃洛吉亞喊了一聲。

葉戈魯什卡一把抓住木板，可是木板立刻沉入水裏了。沃洛吉亞鬆開手，木板又帶着葉戈魯什卡漂了起來。安娜·庫茲米尼

奇娜看見鮑里斯怎樣把葉戈魯什卡推開而搶去了那塊木板……

當人們把葉戈魯什卡埋進坟墓的時候，沃洛吉亞大嚷大叫，臉色發青地倒在地上。從那時起，他一遇情緒激動，就很容易結結巴巴。

有一天，沃洛吉亞失蹤了。安娜·庫茲米尼奇娜幾乎要瘋了。沃洛吉亞是在敖德薩的一艘開往國外的輪船上被人擋住的。

“你打算到哪兒去呢？”安娜·庫茲米尼奇娜含淚抱着兒子問道。

“到西班牙去。去同法西斯分子作戰，”符拉基米爾回答。

雖然安娜·庫茲米尼奇娜親自教育符拉基米爾關心別人的痛苦，她也很高興他能將人們的沉重災難緊緊地放在自己的心頭，可是她仍然不安地等待着兒子爲了世界大事而離開她的那一天。

現在，眼看一共只有兩天工夫了，今天他還想跟父親到區裏去聽報告，因此，安娜·庫茲米尼奇娜感到受了委屈，認爲兒子不關心她的生活，不懂得她的激動，不理會她的疼愛，他不是爲了她，而是爲了別人而生活着。在這種時候，她就羨慕她的哥哥塔拉斯·庫茲米奇，因爲他竟有辦法讓他的鮑里斯留戀於細小的天倫之樂。鮑列卡疼愛自己的父母，常常去看望他們，並且把自己的一切重要計劃都詳盡地告訴父親和母親。

“生活的樂趣不就是和親人們团聚一堂、談談瑣碎的但對家庭却很重大的事件，不就是歡度家庭的節日和互相關懷和體貼嗎？”安娜·庫茲米尼奇娜這樣想着。

她呢，把父親和母親的畫像當作最寶貴的聖物保存起來，雖然人們早已忘記了在地球上曾有過兩個叫做庫茲瑪·安東諾維奇和瑪爾法·馬克西莫夫娜·普羅塔索娃的人，他們活了將近八十歲，都是縣裏出名的優秀教師。難道她也會這樣地被人們遺忘，在那可怕

的虛幻空洞之中消失得一乾二淨嗎？不，她將活在她和大家一起栽培的這些蘋果樹中間。每年春天，它們都將盛開着花朵，而她那永垂不朽的幽靈則將在純淨的花香之中，翱翔在大地的上空。

安娜·庫茲米尼奇娜在十八歲那年中學畢業後，就把她的全部財產裝進一個膠合板做的黃色小箱子裏，在大齋期帶到斯帕司·波得莫什耶村。她住在一家農舍裏，用薄板隔出一個房間。她把列夫·托爾斯泰的像掛在牆上，並且常到村裏去買牛奶。人們用滿含敵意的詫異眼光來看她：誰會在大齋期喝牛奶呢？派來了這麼一個不信上帝的女人！

最初許多家長都不許子女上學。後來全村都知道了安娜·庫茲米尼奇娜對待小孩子們是很親切的，於是學校才收滿了學生。學校設在村子外邊——這是村裏人向當地的財主涅斯馬什諾依租來的一所破舊的、窗櫺極其低矮的小木房。安娜·庫茲米尼奇娜總是在微弱的煤油燈光下花費很長的時間來批閱小學生的練習本，並且常常被吓唬得打哆嗦：原來有些鄉下年輕小伙子在漫長的冬夜閒得無聊，就來敲打窗戶，吓唬她。這樣一來，她覺得所有的人都是兇狠的、殘酷的，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可以戰勝他們的這種獸性。可是到了早晨，太陽出來了，周圍的一切都開始活動起來：麻雀喳喳地唱，母牛哞哞地鳴，母雞咯咯地叫，——安娜·庫茲米尼奇娜就又相信所有的人都是可以變好的。

過了一年，安娜·庫茲米尼奇娜按分期付款的辦法，向“勝家”公司分行的推銷員買了一架縫紉機，於是婦女們蜂湧而來，有的請求給小男孩做一件襯衣，有的請求給小姑娘做一件無袖的衫子，有的請求給新娘子做一件外衣。安娜·庫茲米尼奇娜每月的薪資是二十八盧布零二十戈比；在這些錢當中必須提出兩三個盧布來清償賒購的縫紉機價款；要給哥哥塔拉斯寄五個盧布，然後再訂一份

“人人雜誌”，另外還要儲蓄一些來買皮大衣和鞋子。她躲避着“勝家”的推銷員，如果躲避不開，那就把儲蓄起來預備買鞋用的錢交給他。

當革命的消息傳來的時候，安娜·庫茲米尼奇娜用自己的紅色短外衣做成一面旗子，懸掛在學校的小門上，夜裏，把掛在學校角落裏的聖像取下來，用斧頭劈成一些碎片，拿來燒茶炊了。她作這一切時，內心顫抖得極厲害，彷彿死神在威脅着她。安娜·庫茲米尼奇娜說服人們相信書的力量大於神的力量。她教波得莫什耶村那些成年的小伙子認字，雇農尼古拉·傑格嘉列夫強烈的求知慾望，使她感到驚異。後來她跟他一起，動身到一個未知的世界去尋找幸福了。

現在，這個世界已經建設成功了。這就是新世界的人——她的兒子。但是為什麼心裏還老是驚惶不安呢？安娜·庫茲米尼奇娜疲憊地閉上了眼睛……

“媽，你怎麼啦？”符拉基米爾因為她的叫喊聲而醒了過來，驚愕地問道。

“沒有什麼……是作夢，”安娜·庫茲米尼奇娜嘟囔說，把兒子的手緊貼到自己的臉上，開始懇求他不要到區裏去，跟她一起待在家裏。

但符拉基米爾說，他必須去聽父親的報告，因為這個報告在國外也是有用的。

“瑪莎在哪兒？”他突然問道。

“在斯摩稜斯克，參加關於亞瀛問題的會議。瑪莎確實是我們這裏頭等的勞動能手。”

“她本來準備進大學的。怎麼又變了卦呢？”

“根本沒有改變主張，她總是一心想到莫斯科去。他們不讓

走……”

符拉基米爾不再向母親打听什麼，好像他現在已經知道了他需要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

“大約是專來找瑪莎的吧！”安娜·庫茲米尼奇娜委屈地想道，“要是她在家的話，他就不会走得這樣快了！”

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同兒子一道，駕着拉斯托奇卡到本區的克拉斯諾霍爾姆村去。這四高大的奧勒爾種灰母馬拖着輕便的轎車，一步一步地穿過漫長的街道，街道上滿佈着堅固的有鐵皮屋頂的房子，房子的簷板上都有精緻的木雕花飾。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故意讓馬一步一步地走，爲的是讓兒子能够仔細瞧瞧那些用粗大的松木造成的堅實的建築物，瞧瞧那塗漆染彩的小庭園，那高大的發電站，那好像堡壘似的牲畜圈，還有那田野間一大片看不見盡頭的蘋果樹。

“這些就是二十年間建設起來的東西！”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自豪地說；他很想談談，讓兒子分享自己的快樂，也願意從兒子那裏聽到一番稱贊。

但是符拉基米爾一聲不響，他在想着什麼心事。

“我活到二十五年連糖都不曾往嘴裏塞過呢，”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微笑着繼續說。“見倒是見過的，那是當我在奧特拉德的地主老爺庫里奇柯夫家裏作雇農的時候，可是就沒有吃過……嘿，雇農的生活我可過膩啦，因此打定主意：上基輔去，聽說那裏的生活便宜，沙糖要吃多少有多少……於是就走了。徒步從斯摩稜斯克走到基輔。七百俄里……買車票的錢也沒有掙下。是的，走到了，在製糖廠裏攪了工，頭一天就飽吃了一頓沙糖，吃得發嘔。從那時起，對於糖就連看也不能看了……瞧，我那時多麼荒唐！”

“你們幹嗎不讓瑪莎到莫斯科學習去呢？”符拉基米爾問道。

“讓大夥都走開，那就沒有人種地了。我們需要很多的勞動人手，我們的農莊可大着呢！一塊耕地就有五百公頃。牲畜有一百多头……果園呀，蜜蜂呀……溫室呀，”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懷着同樣的自豪心情詳細地列舉着，一面用鞭梢指劃着集體農莊遠遠的、看不見的邊界。

“是誰……是你不放她走嗎？”符拉基米爾像他平素在情緒激動時那樣，結結巴巴地問道。

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警覺地想了想：“他幹嗎總盤問瑪莎的事？看來是她寫信埋怨過我了。”

“管理委員會不讓走，”他支支吾吾地回答，並且爲了替自己辯護，急忙熱心地開始訴說道：“怎麼能讓瑪莎走掉呢？就算是她對農莊不合適吧，可是她却給我們帶來了光榮！她把我們的‘星火’弄得美極啦！……當然，如果一個人不把心放在田地上的話，我們也會放他走的……可是瑪莎的兩隻手有的是能耐……她的整個心都是放在土地上的……”

“可是她不是請求過讓她進大學的嗎？”

“不能讓大夥兒都去進大學的……必須有人來種莊稼、拔亞麻呀，”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已經有點生氣地說。

“對於我，你是沒有阻止過的。姊妹們也都受到了教育，可瑪莎還在拔麻！”

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沒有吭聲，不知道用什麼來答覆兒子的這個公正的批評。是的，對於自己的孩子他是另眼看待的。不這樣該怎麼辦呢？他認爲自己的功勞就在於讓自己的孩子都受到了教育，但是現在呢，他倒好像做得不公平了。而最痛心的是，這些話是從兒子口裏講出來的。

“你以為做主席是容易的嗎？”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生氣地說。“農莊裏有多少人，我哪兒能把每一個人都安置到對他最有利的崗位上去！無論怎麼樣，總會有人不滿意的。要知道，如果人人都去過自己喜欢的生活，集體農莊就要完蛋了。集體農莊的人就像樹的根一樣，只有根健全的樹，才是一棵好樹。把根砍掉了，樹就要枯死的……道理就是這樣。”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結束了話頭，雖然他所說的是正確的，可是他並不覺得自己有理；今天早晨起床時那種滿意自己和自己事業的愉快心情突然消失了，周圍的一切都變得昏暗起來，彷彿烏雲遮蔽了天空似的。

車輪下面泥漿飛濺；拉斯托奇卡使勁地把轎車從一個泥水坑裏拖曳出來。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沮喪得一聲不响。這樣一聲不响地走了很長的時間，好像突然間有一道鴻溝把他們分開了似的。轎車駛進了雪米亞基諾村。

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一面細瞧着那些穀草蓋的歪歪斜斜的小房屋，一面指責地說：

“他們馬上就會缺糧的。居民們！”

他說這話的目的，就是想讓兒子明白：要是他，尼古拉·傑格嘉列夫做雪米亞基諾村的主席，這裏就不會是這種貧困景象，而是在堅實的房屋上，也會有鐵皮屋頂在閃閃發光了。

“是的，真奇怪，”符拉基米爾沉思地說道，“土地和‘星火’農莊的一樣，而人也不見得差些，可是多麼不相同呵！這是什麼道理呢？”

“他們沒有真正的主人，”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深信不疑地說，很滿意他現在可以高聲地講出心裏的話，並且向符拉基米爾說明為什麼沒有讓瑪莎去學習的道理了。“他們雪米亞基諾村人無論怎樣找不到一位像樣的主席。他們老是在換人……就拿現在的

這位索羅金說吧，在他們那裏已經有三年了，可是還不了解他是什麼樣的人哩。他什麼也搞不好。”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看見一所房子旁邊有一隻乾裂的水桶：桶箍脫落了，所有的桶板都散開了，就像扇子一樣地躺在地上。“他們的集體農莊就像這隻大水桶……他們的桶箍不行……”

“你幹麼不幫助他們呢？”

“要知道，這樣的大桶，不管倒進多少水，都會漏光的……他們曾經請求過加入我們‘星火’農莊，”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冷笑了笑。“到今天，想來趁現成，這種人倒多的是！……”

“拒絕了他們嗎？”

“你自己是知道關於蜻蜓和螞蟥的寓言的：‘你總是在唱歌，這是本分，可是你去跳跳舞試試看！’螞蟥回答得很對……”

“你怎麼認為這種螞蟥哲學對你也是適用的呢？”符拉基米爾用驚訝的神情注視着父親說道。“鄰居的日子過得不好，難道你不難過嗎？”

“我自己的事兒也够多的啦……”

“這樣說來，‘個人利益至上’嗎？”符拉基米爾說時已經有些暴躁了。“舊社會是主張這樣的，可是我們不應當有這樣的思想……”

“我們是憑本領來過日子的，”尼古拉·安得烈也維奇悶悶不樂地嘟囔着。“大家都看着‘星火’農莊眼紅，”他生氣地說，雖然覺得應該回答得更鎮靜些，但是自尊心這隻野獸已經在內心蠢動起來了。

黨的區委會會議一直延長到下半夜。就傑格嘉列夫的報告表示點意見的人很多。

傑格嘉列夫精神健旺，鬍髭下垂，鬚髯微微鬚曲着。他一動也

不動、筆挺地坐着，一雙碩大而沉重的手摀在膝上，深灰色的森嚴的眼睛，對着一個視點發愣，他渾身感到一種如同素來很少照相的人坐在照相機面前時的那種緊張。大家談到集體農莊和那一直連任的集體農莊主席，都是滿口稱贊，但是傑格嘉列夫卻無法擺脫和兒子談話時引起的那種苦惱的心情。

區委書記舒嘉耶夫慢吞吞地站起來，他的個子瘦長，有着波紋式的頭髮和一雙憂鬱的淺藍色眼睛；他兩隻手壓着胸脯站着，就像壓着一個可能滑下來摔壞的活東西似的。大家都知道他有心臟病，所以全都靜悄悄地坐着，彷彿這麼一來舒嘉耶夫就可以輕鬆一些。

“大夥在這裏盡講‘星火’農莊的成就，這是很自然的。我們區裏最好的集體農莊的這些成就，使我們大家都感到高興，”他用低微的、因為隱藏着的激動而有些發顫的聲音開始說。“是的，今天我們是來過節日的，不過我認為對於過命名日的農莊，即使談談它生活中的缺點也不算過分……那末，也許有人在這方面有話要說吧？”

緊張的沉默延續了好久好久。沒有一個人願意給這種光輝的感覺抹上陰影，大夥兒所以高興，是因為每一個參加會議的人，都認為“星火”農莊的成就，也就是自己的工作的結果，不管他的工作和這個集體農莊的生活相關聯的地方是多麼少，——這就是說，遠親——“血緣關係很遠的老鄉”——是常因自己從來沒有見過面的出名的同族人的成功而高興的。

“也許真的沒有任何缺點吧？”舒嘉耶夫笑着問道。

“我想說幾句話，”符拉基米爾站了起來，他跟父親一樣，健壯、結實、沉靜。“我和父親是經過雪米亞基諾村來的，在那裏兩個人曾經爭辯過一番，”他的臉變得通紅，因為他不願意說父親的壞話，但

不講一下使他不安和痛心的事情也是不行的。“當然，‘星火’燃得熊熊的，生活在它裏面的人們都感到了溫暖和愉快，這是好的。但是，就在它的旁邊，在雪米亞基諾村，在鄰近的地方，一塊塊的田地，却糟透啦……你們自己也是知道的。幹嗎會弄到這種地步呢？”

“他們工作得不好！這不該‘星火’負責呀！”這樣大聲叫喊的，是區的報紙編輯奧古爾佐夫；他兩腮緋紅，還很年輕，但已完全禿頂並長着雙下巴了。

“不對，該負責，”符拉基米爾平靜地說。“共產黨員不能這樣談問題……雪米亞基諾村搞得這樣糟，‘星火’人應當害臊……他們應當幫助雪米亞基諾村的人提高到‘星火’的水平……只有到這個時候，‘星火’農莊的人才能夠說，他們把自己的星火吹成普遍幸福的大火焰了……”

“真有一趣呵！”奧古爾佐夫的兇狠狠的嗓音拖得長長地，一面看着舒嘉耶夫，兩手一攤開，彷彿在說：“您區委書記怎麼也竟允許這個黃口孺子來講這樣的話呢？”

舒嘉耶夫凝視着這位青年，體驗到一種矛盾的心情。他感到高興，因為在他領導下的區裏有了全省聞名的極富裕的集體農莊。在舒嘉耶夫看來，“星火”農莊的成就，是他區委書記的功勞：十年來，他領導了這個集體農莊的生活，幫助了它發展。他認為“星火”農莊的成就，是一種偉大思想的勝利，為了這種思想，他舒嘉耶夫是不惜自己的生命的……

也是在這樣一個秋天的夜裏，正當舒嘉耶夫坐在窗口，閱讀着“真理報”上關於集體化的社論時，忽然一聲槍響，子彈穿過一葉肺，陷在胸裏。區的醫師涅克拉索夫救活了他的命，但子彈就這樣留在心臟附近什麼地方了。符拉基米爾和少先隊代表團一起到醫

院裏來，以隊的名義宣誓爲集体農莊制度的勝利而鬥爭。舒嘉耶夫以前也主持過他們的學校，並且很得孩子們的歡心，因爲他有跟他們談話就像跟自己的同年齡的成年人談話一樣的本領。舒嘉耶夫很高興看見他自己曾經教導過要爲偉大的事業而生活的那個孩子，現在已經長大成人了。

可是，雖然是他自己把符拉基米爾叫出來談論“星火”農莊的缺點的，他聽到這個青年所講的話時，總覺得有些不大愉快。舒嘉耶夫本來是想讓大家談談集体農莊內部生活的缺點，可是年輕的傑格嘉列夫却突然談起雪米亞基諾村來，於是現在就造成一種印象：連區委也有某些疏忽，而且就在這一點上開始了對舒嘉耶夫本人的工作的批評。奧古爾佐夫已經在眨眼示意：小孩子在教訓你，而你却一聲也不吭啦……

符拉基米爾·傑格嘉列夫繼續說着，不時地用手摀開披到嚴峻而堅決的額頭上的濃髮。

“我們對一切……對我們整個的偉大國家負責。我們‘星火’農莊的人，只有跟所有的……跟我國全體人民一起，才能走到人類真正偉大的幸福……”

“您這樣說來，只有當美洲的一切黑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的時候，我們才會幸福吧！”奧古爾佐夫尖聲地大笑起來。

但是誰也沒有笑。

“是的，我也想到黑人的，”符拉基米爾·傑格嘉列夫心平氣和地說。“在這裏我還沒有看到什麼好笑的东西。”

奧古爾佐夫給什麼東西噙住了，咳嗽起來，兩頰漲得通紅；舒嘉耶夫覺得他活像一個小丑。

關於雪米亞基諾村的現狀問題，在上一次區委會會議上已經討論過，並曾作出了加強集体農莊管理委員會的決定。舒嘉耶夫